

匪 患

长篇小说《五狼关》节选

刘明琪

我省著名作家刘明琪教授创作的《五狼关》，是一部探究个体人格精神、追问生命价值的长篇小说。

主人公左焕然是一地德高望重之乡绅，其长期浸淫儒教，把孟学“至善、至美、至大、至刚”作为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，终得县长和驻军军长“忠孝仁爱”牌匾，然而人生的甜苦、得失、成败以及圆缺，又是何等地激越悲烈和触目惊心。跟左焕然相对应的首先是“匪患”南生，这个倾注了左焕然满腔爱意的共产党小子，因其执著的信仰，偏是让花屋主人处心积虑、穷尽手段而不能得；长工曹二虽地位卑微，但以忠诚、睿智、精于预设而超越花屋管家、账房先生以至三位太太，成为左家花屋和小说文本货真价实的二号人物；还有就是老太太的佛心和佛性，绝色美女连香的迷人和基于理性的启蒙式性爱，县长何其昌的狡黠、圆通，保安队队长长的暴戾、冷狠，观音庙尼姑和尚的淫邪与作恶多端，以及岑团长、杨军长、崔省三、冯博士、康管家、宁先生、三姨太、张寡妇等这一系列人物的性情差异，都以一个个奇异生动、可读性极强的故事，支撑了主人公奇谲瑰丽、大开大阖、大喜大悲的人生流程。

《五狼关》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后，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热烈、深入的影响，被国内诸多文学评论专家誉为“是新世纪以来又一精品力作”，“无论对于中国小说史，还是对于中国乡村文化史来说，都是一部无法被忽视的作品”。

本报今日特选登第九章前两节有关“匪患”的一段故事，可当作一个短篇小说来读，以飨广大读者。

匪患在衡阳老家叫豆伢子；在秦岭五狼关这边，花屋主人左焕然近日给他起名“左南生”，意即打从南方灵秀之地，翩然而至的一个可心后生。

南生头一回谋算着离开花屋是出逃，而早前豆伢子头一回离开家乡，应该叫作出走。

豆伢子才刚长成一点体力时候，就帮娘去冲底山冈上打柴了。豆伢子不是不想跟小伙伴们扎成一堆玩耍，摸鱼，捉蟹，抓雀，套猫，抑或去凤凰坡上的石窑间打闹，去五丈崖下的深水潭里由着性子游水。豆伢子的篱笆院里有他和娘两人。爹长年不在家。爹在鄂北王胡子手下当兵，先是排长，再是连长，到后来豆伢子见到他时，他已当了营长了。

那个春天温暖而且漫长。豆伢子每回背着柴禾从外面回来，娘在家就将午饭蒸好了。娘喜欢坐在井台旁边的芭蕉树下等候豆伢子回来，纳鞋底，缝缀夹袄，或者绑扎需要晾晒的芥菜菹菜。娘每回看见豆伢子撞开柴门进来，总要腾开身子奔过来，一边为豆伢子卸下柴捆，一边心疼地抱怨：“给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要心狠弄得太多，你总是不听！”

娘给豆伢子盛饭的当儿，豆伢子有时也会说：“娘你也不要太累，从早到晚你都没见你手脚闲过。”

娘说：“等你长大娶了媳妇娘有了帮手，兴许就能歇下来了。可这得等到啥子时候呢？”

娘说这话时笑得春花灿烂，原本好看的脸庞，一有了两坨红晕，便越发地滋润、好看了。

那阵儿这个院落还算安宁、温馨。爹虽说在王胡子的队伍里头当兵，冲里头的保长、甲长，还有左邻右舍的男男女女，私下里差不多都拿他娘俩当匪属看待，但因娘性情温和，从不惹谁恼谁，所以也没谁在娘和豆伢子跟前说刺耳话，做过头事。娘说爹有多多的想法、志向，爹想干啥娘从来就不拦挡，娘一年下来纵是再苦、再累，心下也不跟爹赌气、抱怨。

豆伢子依稀记得，有一年有一天黄昏，爹披一身尘土一身雾气突然回家来了。那天夜里是娘和豆伢子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娘把下蛋正欢的鸡婆杀了给爹和他熬汤。娘和爹有着说不完的话儿，豆伢子睡醒前他们盘腿坐在那儿唠嗑，豆伢子拂晓醒来撒尿，见他们还盘腿坐在那儿唠嗑。天不亮爹又出门去了，娘拉豆伢子送爹到冲口水水拐弯地方，爹不让他们再送，娘和豆伢子就看爹一步步走远，走远之后这些年来便再也未曾回来。

没爹的日子又复归了平静、琐屑。

一池波澜是打台雨之后挟风而起。冲里殷实人家的公子，名叫曾子英的，原本在县城替他爹照看生意，近日回到乡下，硬是有几回来茅屋叨扰娘了。曾子英在城里有了妻子女儿，妻子洋气漂亮且出自大户人家。曾子英说他成家前就一直拿娘做他娶妻的样本，尽管后来他自己一方一再努力了，也跟他爹一方坚持抗争了，却始终没能如愿。

曾子英回来就跟娘说他喜欢她已有很久了。曾子英跟娘说：“阿嫂我不瞒你，我城里有人哩，可她花里胡哨脂粉气太重，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。我就喜欢你朴素、整洁、清清爽爽的样子，咋看咋让人心里头愉快、舒坦。”

曾子英二次来，给娘带了城里头才有的暗花绸布，送豆伢子两包缠金裹银的美国奶糖。娘知道曾子英别有用心因而不收受他的礼物。娘跟心怀叵测的说：“子英呀，咱们两家说是在一个冲里住着，可无奈无故没啥来往，你送俺娘俩值钱东西，就不怕人家背地里说你闲话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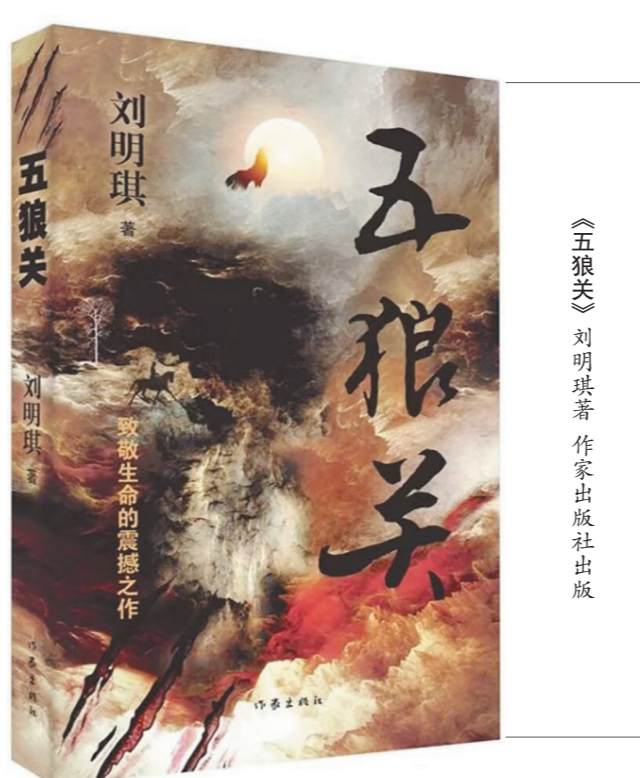
见曾子英不语，又说：“子英你知道豆伢子他爹在那边队伍里头，你往这儿跑得多了，左邻右舍都是眼睛，要是有人告你通匪，你一时半会能说得清楚不？”

娘把绸布和糖果硬是塞给曾子英。曾子英违拗不过，将东西放在院子石桌上，赶紧撒身走了。

娘不愿豆伢子看见曾子英的绸布和糖果，一会儿把它藏在这里，一会儿又把它藏在那里。她打算瞅个机会一定把它还给它的主人。

曾子英再来时，说话就先前两回多了许多，未了挑明说：“阿嫂我也不知为啥迷上了你一个乡下女人。我给你实话实说，我就想跟你亲热一回，只这一回，我就圆了我的十几年的念想了。”

娘始终不言不语。娘起身去屋里拿来绸布和糖果放在曾子英面前。她这是坚决拒绝他了。



曾子英就在这时候来了蛮犷劲儿。他一把抓住娘的两只手腕，继而又强行将娘揽进他的怀里。娘愈是拼命挣扎，他愈是把她搂抱得紧些，最后索性一使劲，把她摀倒在芭蕉树下了。

曾子英像一堵墙一样骑跨在娘身上，压迫她一时动弹不得。

娘没叫喊也没哭泣。娘只是睁大了眼睛怒视着曾子英。

曾子英跟娘脸贴脸说：“阿嫂你知道我不是个坏人。我原本是要你心甘情愿的。你不允，我只好这么个了。这不由我，真地由不得我……”

于是就撕了娘的衣襟扯了娘的裤绳。慌乱中又褪去自家的两条裤腿。

娘这时终于说话了。娘说：“曾子英你说你不是个坏人，可你做的是坏人才做的恶事、丑事！”

曾子英这回不再辩解了。但他手劲儿不松，稍作迟疑还要蛮横地动作起来。

娘这时忽然高声喊道：“曾子英你滚，你还不快滚！你不松手就不怕砍刀砍了你的脑壳？”

娘说话自有娘的因由。娘是仰面躺在地上，娘那刻看得见的东西，曾子英未必就能看到。

一刹那果真有砍刀砍了下来，砍中的不是曾子英的脑壳而是他的背脊。曾子英侧身挣扎时，第二刀便砍破他的脑壳了。

横握砍刀挺身站立的是才刚冲进柴门的豆伢子。

豆伢子后来每每回忆往事，都感觉那天注定了是要出点事的。那天晌午豆伢子还在山冈砍柴时，晴光日影里，眼前偏偏儿总是晃动着那一团挥之不去的阴霾。一个少年的心绪从来也不曾如此毛乱，而且大半天过去，豆伢子不仅没砍多少荆条，还差点儿劈伤了自家的臂膀。

他是看见远山一块烧红的云团想到鲜血的，心想我今天不杀个猫呀狗的，就非砍了我的手脚不可，便知道今日这山柴是无法再继续打下去了。

下山那阵，豆伢子不像往常那样架背着柴禾和砍刀。他是将砍刀垂直着拎在手里，进冲后便一点一点攥紧了刀的把柄。

豆伢子没想到他会杀人；他年轻尚小，还不曾接受血与火的洗礼。他看见曾子英光着身子娘也光着身子时，他在柴门那儿傻站了足有一万年之久。

豆伢子扔掉柴捆拎着砍刀移步芭蕉树跟前。娘仰面躺着，一动不动怒视着曾子英。曾子英骑跨在娘的腿腹间，此前也是一动不动。但是豆伢子才刚立定曾子英便忘乎所以了。豆伢子听见娘说曾子英你滚你还不快滚。又听见娘说不松手就不怕砍刀砍了你的脑壳——就在这一霎，豆伢子真地拼足力气抡起砍刀砍了下去。紧接着第二刀也砍下去了。砍刀的锋刃像雷电又像毒蛇，先是当空闪亮一闪，继而劈开芭蕉叶片，然后就狠狠地嵌入了施暴者的后脑。

那刻娘距那个脑壳很近很近听到扑嗤一声。跟切西瓜时候下头刀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。曾子英自己也听到扑嗤一声，只是时间太短太短几近于无。亡命人跨间的硬物最终没能进入被侮辱者的身子，但是他的污血却很快模糊了她的脸颊、胸脯。娘后来吓得哭了。娘赤身裸体满是血

《五狼关》刘明琪著作家出版社出版

污抱住豆伢子抖动不已。娘那时大约忘了自己的羞辱，她只眼前的血腥恐惧着，为她的伢子超常的举动颤栗着。再后来娘看见柴门远处有人影来了，间或还夹杂人的呼喊和狗的吠叫。娘于是拼足力气将豆伢子从身边推开。娘喊叫说：“伢子快跑，跑远远的不要回来！”

豆伢子跑离柴门后，还听见娘声嘶力竭凄厉冷凄地叫喊：“伢子不要回来，顺铁路往北，一直往北找你爹去！”

豆伢子豹突狼蹿般在沟涧里跳跃。最初他只顾奔跑大脑是一片空白，娘说跑他便撒开脚丫子跑了，跑的时候他来不及想什么也的确没想什么。后来攀爬山梁时他仍然顾及不了太多。他一气爬上东面那座山头，等到气喘吁吁转过身来往山下看时，这才想起才发生的那些事情，才清醒意识到他才是杀人了！

豆伢子惊魂甫定便不打算再奔走了，脚踩间索性就一道石坎坐了下来。

他自己跟自己说：“豆伢子你刚才把曾子英杀了？”

待会儿又说：“曾子英欺负娘呢，娘制止他不理不睬，这样你才拿砍刀把他脑壳砍了！”

随后豆伢子就一门心思想他的娘了。想他逃离之后，是谁给娘穿上衣裳的？又是谁把可怜的娘扶进屋里，给她擦洗脸上的污渍，抚慰她受伤的心灵？也许事情的发展比想象的要好一些，也许事情的结果比想象的还要糟糕。还有就是自己这一走开，娘便成了孤单冷清的一个人了，往后的日子里，她还会像先前那样达观，像先前那样坚强么？更何况一去前途漫漫，三年五年？十年八年？娘或许再也见不着他，他或许再也见不着娘了！

那个午后，豆伢子痴坐不动眼盯石板粘连一体，就像山间一块凝止的石块，偶或有小旋风从山林间吹来，掀动的也只是他的发丝、衣角。他眉头紧锁，目光空洞飘渺，唯鼻翼翕动时有咬肌在脸腮显现。这情形跟他的年龄有点儿不称。但这刻他确是仇恨着又懊丧着，痛苦着又无奈着，像孩童又像是一个成年人了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说慢也慢，说快也是相当快。起初那枚太阳还在西边挂着，炽白、炫目，灼灼然不可逼视；谁知稍不留意，它便扑通一声跌落西山顶了。夕阳衔山是血一般的鲜艳、红润，且停伫不动，山林和沟壑一刹那都沐在一千辉光和神秘之中。

豆伢子就在这时候看见娘了。在这之前，他已发现冲底有了人的身影和嘈杂。他知道那些人是来围堵他的。他们人数众多，且都举着火把，先是星火簇拥，继而又散成网状朝这边山坡铺漫过来。豆伢子也清楚他们的目的、作派。他们由曾家人牵头聚众而起，像往昔围猎猪獾或者黑熊一样，明火执仗，恣意张扬，看来是做了持久挺凶的打算，不达目的大约不会善罢甘休。

豆伢子不惧曾家的围剿。豆伢子上山打柴七年八年之久，一个人在山崖和山林间攀援、腾挪久了，其矫捷利落赛过猿猴赛过任何一种四脚野物。他曾徒手爬上上百尺悬崖去砍一个盘错的棘木疙瘩。也曾钻进荆棘丛中划破了脸颊手臂不觉一丝一毫疼痛。他料想他能随意与一带围猎者周旋，让他们气喘吁吁徒劳其形而不能得；设若一时他真地想逃离开了，那他立地就会跑得无踪无影，像脱兔或者夜枭。

可是豆伢子一瞬间立起身子时候，却不是钻进山林逃跑，而是朝着山下迎着围猎者走了过去。此一时刻他是那样强烈地想见娘亲一面！他想他如果就此慌慌忙忙地走了，不光当下他心里苦痛着不说，即便是日后远远他乡，他的心也永远不得安宁。他料知跟围猎者交臂而过反倒不会轻

易被捉；他们大约很难想见，他们刻意营造的声势才刚起来，他们追求的猎物就会立地出现甚至会自投罗网。

豆伢子急切地想跟娘说：娘啊娘，你要好好地活着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等我跟我回来。也许你的等待很长很长；也许来年春风刚刚吹过芭蕉刚刚绿了，你的豆伢子就跟爹一起回来了！

但是豆伢子才到半山坡就惊异地止住了脚步。他从那硕大无朋血红欲滴的太阳里看见了娘的身影！娘迎风立在他家屋后的五丈崖上。娘的裸体虽说姿态妙曼无与伦比，娘的意图却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娘先是捋捋乱飘拂的鬓发，又微敛双目沉思片刻，然后纵身一跃便投进了崖底的绿水潭中。娘在跳崖之前还朝这边山梁深情地看了一眼。娘跳下悬崖时轻缓舒展像一只飞鹤；娘投进绿水潭后，就把身上的污血和屈辱濯洗干净了。

豆伢子不相信娘会撇下他和爹去寻短见，但是娘的跳崖却是真真切切映在血红的夕照里了。豆伢子在娘陨落时失声呼叫：“娘，娘！娘……”

再细看，那枚荒诞的太阳倏地一下就掉落西山背过去了。那个黄昏豆伢子难抑悲伤终于放声哀号起来。泪水像涧沟的溪流一样哗哗奔涌。哭声凄厉压抑，跟乍然而起、尖锐掠过山林冷风相互碰撞、纠缠，一时竟难以分辨哪个是誰。山坡下，那些个游蛇一样的火把却是越来越近了。

豆伢子止住哭声静候围捕者的到来。这时候，他发现那把带血的砍刀，仍紧紧握在他的手中。

豆伢子头一眼看见人影出现时，就朝他们哭叫说：“我娘死了！我娘才刚跳崖死了……”

待人们围成扇面堵住他时，又说：“我娘死了，我娘才刚跳了五丈崖了！”

两行泪珠再次从他的脸颊滚滚滚落下。十数人面面相觑一律呆若木鸡。他们既惧怕一个少年手中的屠刀，又惊异于一个女人的果敢决绝与悠然丧生。他们相信豆伢子梦呓般的说词了，知道那面陡峭的



插图 新光耀 作

石崖和石崖下的一泓潭水，人老几辈都是自戕者的最好归宿。

又都明白，娘是拿她的死亡抵偿曾子英的一条性命，继而护佑她的伢子不被捉拿不被乱棍石块打死。

有人俯在牵头者的耳旁嘀咕一番，又朝豆伢子高声喊道：“伢子你要走就走走，你娘已经替你死过了！”

所有人都高声喊叫：“走吧伢子，走得越远越好……”

豆伢子祈求爹老乡亲替他收敛娘的尸骨。他扔掉手中的砍刀，跪伏于地朝她一连串磕头，将额头在沙地上碰得咣咣作响。当他立起身子时候，他看见所有人仍一动不动在原地站着，都神情肃穆、戚然，都一如此前那般不动声色。

豆伢子转身朝山林深处走去，脚步坚毅，不急不慢。在他身后，这时候已然没了追兵。但夜空和山林却渐渐沉重起来。在大山深处，在遥远的天际，还隐隐有雷声朝近前滚动过来。

刘明琪 陕西西安人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陕西师大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。

曾任《陕西师大报》主编、陕西师大影视中心主任、陕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、陕西师大教育出版集团总编辑等。在国家和省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余篇，著有长篇小说《五狼关》和《麒麟》，中篇小说合集《下庄，下庄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开白花的夹竹桃》，散文随笔集《善待世界》和《人物素描》，学术著作《小说观念和小说文体》等。

曾获1987年“全国图书评论”一等奖第一名和第十二届“中国图书奖”，有作品被《新华文摘》《人民日报》等多家报刊摘、转，散文入选中国散文年度选本。

